

不拘于形，不役于物 ——欧阳修的园林活动与园林书写*

Not to be Confined to Forms and Enslaved to Materials: Ou Yangxiu's Garden Activities and Garden Essays

韦雨涓
WEI Yu-Juan

摘要：欧阳修自幼与园林结缘，仕宦四十年，所到之处植花造园，笔耕不辍，留下数座园林景观、二十多篇园亭记及百余首园林诗词，撰写了现存最早的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为后人研究园林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欧阳修的园林活动和园林书写与其宦海沉浮、文学创作紧密相关。欧阳修热爱但不耽溺于园林，其崇尚自然、开放自适，不拘于形，不役于物的园林观，拓宽了园林审美的视域，启发了后人对“物”的审美思考，为园林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欧阳修进一步打开了园林的大门，推动了园林的开放，为园林的繁荣与普及做出贡献。

关键词：欧阳修；园林活动；园林书写；园林观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0)05-0092-05
收稿日期：2020-04-14
修回日期：2020-05-18；2020-05-25

Abstract: Ou Yangxiu became attached to the gardens when he was young. Being officials for forty years, Ou Yangxiu had built several gardens and written more than twenty essays and over a hundred of poetry about gardens and pavilions wherever he went. *The Peonies in Luoyang* is the earliest article about peonies up to now, which provides a valuable historical record for the descendants to study the ancient gardens. Ou Yangxiu's garden activities and essay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ups and downs in officialdom as well as his literary creation. Ou Yangxiu loved the gardens deeply and broadened the garden aesthetic view. His view of gardens is to keep them natural, comfortable, and not to be confined to forms and enslaved to materials as well, which has not only enlightened the descendants' aesthetic thinking about "materials", but also injected fresh blood into garden theories. Ou Yangxiu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gardens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perity and popularization of gardens.

Key words: Ou Yangxiu; Garden activities; Garden essays; View of gardens

欧阳修四岁丧父，依附于在随州为官的叔父。在随期间，结识了家富藏书的城南李氏。因与李氏诸儿友善，幼年欧阳修目睹了李氏修建东园的过程，“日日去来园间甚勤”（《李秀才东园亭记》）^{[1]142}，与园林结下不解之缘。

从政之后的欧阳修，仕宦四十年，先后出任洛阳、夷陵、滁州、扬州、颍州等地地方官。所到之处，皆热衷于访古探幽、建亭理泉，并喜欢在衙署内治堂构斋、种树莳花。不仅留下了数处园林胜概，还创作了大量园林诗文。

欧阳修一生的园林活动和园林书写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和他的宦海浮沉及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大体可分为进士及第至任职洛阳“优游岁月”之早期（1030—1035）、被贬夷陵“仕途受挫”之中期（1036—1044）、被贬滁州“萌生退意”之后期（1045—1072）三个阶段。洛阳、夷陵、滁州三地，对欧阳修意义非凡，造就了他与园林之间的因缘际会，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思想转变提供了契机。

欧阳修所处的宋代，是我国园林发展的成熟期，也是文人园林的

兴盛期，这为欧阳修的园林活动和园林书写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反之，较高的社会地位及文坛领袖的号召力，又使欧阳修的园林活动和园林书写具有了前人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最终使其成为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对园林书写的模式有所创新，扩大了园林审美的受众，推动了园林的开放，为园林的繁荣和普及做出贡献。其崇尚自然、开放自适的园林观，拓宽了园林审美的视域，带动了后人对“物”的审美思考，为园林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40

长久以来,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其卓著的文学成就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其他方面的光芒,比如园林活动和园林书写就鲜少被关注。本文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前提下,将文献考辨与理论建构有机结合起来,力争弥补这一空白。

1 园林活动

1.1 出仕洛阳,优游岁月

天圣九年(1031)三月,欧阳修以西京留守推官的身份到洛阳。洛阳为古都,“贵家巨室”云集,“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苏轼《洛阳李氏园池诗记》)^{[1]54}。素有林泉之志的欧阳修,如鱼得水,与新结识的一批才华横溢的友人,游山玩水,诗酒唱和,饱览洛下名园。当时的西京留守钱惟演,也是爱园爱花之人,延续至今的洛阳“万花会”即是因其倡导而来,由其主持的钱幕文人雅集更是当时的盛事。集会的场所除以竹 *Bambusa* spp.、莲 *Nelumbo nucifera*、石榴 *Punica granatum* 及文鱼著名的留守府署园外,还拓展到钱氏私园白莲庄、普明寺园、伊川、嵩山等地。长达三年的洛阳钱幕生涯,使欧阳修对园林有了更直观的体验,对其园林观念的形成、园林书写的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欧阳修成年之后有据可查的园林活动,也始于此:整治衙署久已荒芜的东园,在原有基础上“植花果桐竹凡百本”(《伐树记》)^{[2]1},建“非非堂”,并在堂前挖池养鱼、植丛竹等。

“予生本是少年气,嵯峨牙角争雄豪”^①(《绿竹堂独饮》),初到洛阳的欧阳修,平日脱冠散发,傲卧笑谈,人称“逸老”,其狂放不羁可见一斑。这段优游岁月,是欧阳修为数不多的欢乐时光:其时还未在官场受挫,既有来自知交好

友的惺惺相惜,又有名花美园相伴左右,身心是畅快的,下笔也是轻松愉悦的,在与志同道合的文友们切磋的过程中,古文写作渐入佳境,写于此期的《伐树记》《非非堂记》《养鱼记》等园记,主调均积极进取,言之有物又富有哲理,已开后代雋永派小品文之先河。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牡丹谱《洛阳牡丹记》,亦作于此期。

“出门尽垂柳,信步即名园”(《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园林相映花百种,都邑四顾山千层。朝行绿槐听流水,夜饮翠幙张红灯。”(《送徐生之澠池》)多年之后,花木、山水、亭台楼阁这些曾经带给欧阳修精神慰藉的园林要素,都幻化成文学意象,渗透到欧阳修的园林书写中,对其文化品格的塑造和精神风貌的养成,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1.2 仕途受挫,被贬夷陵

随着原配胥氏、继室杨氏相继去世,洛阳任期届满,回到京城的欧阳修陷入苦闷抑郁之中,开始修习道家养生术、古琴以自救,并在友人的劝说下,反省因自己的不拘小节、锋芒毕露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欧阳修仍不改刚正敢言的本性,因为范仲淹庆辩护获罪被贬夷陵。

夷陵地处偏远,景物萧索,无法与西京的繁华相比。但这并没有让欧阳修失去斗志,在与友人尹洙的书信中表明了自己坚持正义,宁死也不妥协的决心,为此还将县署东厅命名为“至喜堂”以明志,又在县舍植冬青 *Ilex chinensis*、竹,在至喜堂开北轩、植楠木 *Phoebe zhennan*,以“不向芳菲趁开落,直须霜雪见青葱”(《至喜堂新开北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表臣》)的楠木自勉,表达了对不趋炎附势、自甘寂寞、顽强不息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追求。身处逆境,欧阳修仍

不忘致君尧舜,关心民瘼,着手整顿吏治,渐渐“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欧阳修后来一以贯之的宽简、爱民、求实的政治主张,除了受其父影响之外,还与夷陵这段经历有关。

正如清人所评价的那样:“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3]38}(清袁枚《随园诗话》引庄有恭诗)欧阳修在古文写作和文学理论上,都有了显著进展,作于此期的《夷陵至喜堂记》开启园林写作新模式,不同于前人园记着重物质形态的描写,此文对至喜堂着墨不多,重点写了夷陵地理概况、民俗风情,间接描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本是戴罪之身,“始来而不乐”,及至见到在知州的治理下,夷陵已移风易俗,且“江山美秀”,人民安居乐业,则“既至而后喜”。

1.3 贬知滁州,萌生退意

欧阳修从政之时,由于上位者的因循守旧,宋朝国势已日趋衰落,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欧阳修参与了庆历新政革新,受党人诬陷,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贬知滁州。为了排遣内心的抑郁与愤懑,欧阳修把注意力转移到江山胜概上。至滁次年,于城东觅得甘泉美景,遂疏泉凿石,建丰乐亭,得二菱溪石置于亭前^②,又将韩琦所赠细芍药 *Paeonia* sp. 十株植于亭侧,“其他花竹,不可胜纪”(《与梅圣谕书十六》)。后又在丰乐亭东筑“醒心亭”,命曾巩作记。同年,琅琊寺僧智仙在琅琊山筑亭,欧阳修将其命名为“醉翁亭”。

在琅琊山王禹偁祠中,欧阳修瞻仰了这位早于自己五十年被贬滁州的前贤画像,作诗抒发自己的景仰之情。王禹偁是宋初首先反对西昆体绮靡文风的文人之一,诗文俱佳,文推韩、柳,诗学杜、白,文风平易朴素,为官以敢言直谏著称。相似的命运,相近的行事风格与文

① 本文所引诗均出自《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大出版社,1998年;所引词均出自《全宋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65年;下文园林诗词的数量统计亦是。

② 石本为六,五代十国时吴王杨行密部下刘金宅园旧物。

风，使王禹偁被欧阳修引为同调。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也是园林文学史上的名篇，开北宋文人以江山“消遣世虑”的风气之先，对仕途不顺的欧阳修而言，尤其具有先导意义。《醉翁亭记》中所描写的琅琊胜景，既是对自然世界的呈现，也是受到山水之美荡涤之后心境的反射，政治上的失意暂时被消解，文章太守得以逃遁到山水之乐中。

正所谓“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被贬滁州前后的十年，是欧阳修散文创作的成熟期。除《醉翁亭记》外，《丰乐亭记》《菱溪石记》《真州东园记》等均作于此期。这部分园记，仍与前期作品相似，不着力于具体园林景物的描写，但谋篇布局更为用心，遣词造句富有独创性；不论叙事描写，还是议论抒情，均平易自然，从容不迫，毫无晦涩局促之感，成为园林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

滁州是欧阳修人生的转折点。长期的贬谪生涯，损害了他的健康，数次被恶意诬陷，使他忧谗畏讥，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年仅四十，自称“醉翁”，已萌生退意。

离滁两年之后，因心悦滁州西湖秀丽的自然风光，欧阳修遂与梅尧臣相约颖州买田，为以后定居作准备。七年后，欧阳修出知亳州时取道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并与友人相约五十八岁归隐，结果未能如愿。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欧阳修虽然身居高位，但因刚正敢言，屡遭诋毁甚至是恶毒的人身攻击，退意更强烈，直到临去世前一年，才在数次坚辞之下获允致仕，“买书载舟归，筑室颍水岸”（《读书》），退居颍上六一堂，着手整理历年所作赞美西湖风景的十首《采桑子》。

2 园林书写

欧阳修一生创作了大量园林诗

文，主要有园亭记、园林诗词、《洛阳牡丹记》三部分。

2.1 园亭记

欧阳修遗存后世的 500 多篇文章中，以园、亭、堂、斋等园林建筑为题者 18 篇，以园名篇者 4 篇，总计 22 篇。园亭记，是在中唐园林大兴之后才产生的一种文体，至宋发扬光大，欧阳修是承上启下的中坚人物，其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云：

“公之文备尽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4, 8 册]557}

园亭记是欧阳修园林写作中最主要的部分。记体文也是欧文中艺术性最高的作品。近人陈衍曾评价说“永叔以序跋、杂记为最长。”^{[5]114}

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既反对西昆体空乏奢靡的文风，也谴责冗繁艰涩的“时文”，主张“简易自然”，推崇内容充实、明白晓畅的文章。在《绛守居园池》一文中，欧阳修就讥刺樊宗师为文险怪、佶屈聱牙，批评其“记录细碎何区区”^{[4, 1 册]67}。欧阳修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文以载道”理论，认为“道”不应只局限于孔孟之道，还应把立身行事、关心现实纳入其中，以此强调经世致用的实践效果。这种思想也贯彻在他的园记写作中。

在欧阳修之前，园亭记中以“物”为主——就园亭本身的地理位置、修建过程及周边景物来组织行文，客观叙述，作为欣赏主体的人往往缺失或被抽离。即使有人，也只是以作为个体的“小我”意识的形式存在。韩（愈）、白（居易）之文即属此类。欧阳修的园亭记有了明显的变化，除客观叙述外，插入了大量的议论，前人曾将其与韩柳文作比。陈师道《西塘集·旧日续闻》云：“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4, 3 册附]93}刘大櫟《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云：“柳州记山水，从实处写景；欧公记园亭，从虚处生情。”^{[4, 3 册附]103}

在欧阳修的园记里，人是作为社会的人介入的，他把个人对家国的责任、抱负倾注其中。虽为园亭记，有时却只有一两句描写园亭。如《海陵许氏南园记》，只在开头简要介绍“作某亭某台于其间”，接下来便细述许氏三世“孝悌”的轶事，最后提出“凡海陵之人过其园者，望其竹树，登其台榭，思其宗族，少长相从，愉愉而乐于此也。爱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乡，由一乡而推之无远”^{[6, 卷740]119}的愿望。清田兰芳在《怡怡园记》中将园林的存在价值归结为须有助于“人伦孝悌”，就是《海陵许氏南园记》“孝悌”观点的隔代继承。自欧阳修始，园亭记不再一味以“物”为主，处处彰显有着强烈责任感的社会人的主体意识。

欧阳修赋予园亭一定的社会功能，直接影响了后世文人。后世造园者，即使纯为游冶，也总要引经据典，将造园归结到人伦孝道、忠君崇义等大道上，以免背上耽于享乐的恶名。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后世某些园记的程式化。但须明确的是：忧国忧民的欧阳修已将“独乐乐”不若“众乐乐”这样的儒家经典吸收转化成一种“民胞物与”的终极关怀。在崇尚“孔颜之乐”的同时，心牵天下苍生，不戚戚于一己的荣辱得失，表现了博大的胸襟与超然的生活态度。

欧阳修赋予园亭一定的社会功能，直接影响了后世文人。后世造园者，即使纯为游冶，也总要引经据典，将造园归结到人伦孝道、忠君崇义等大道上，以免背上耽于享乐的恶名。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后世某些园记的程式化。但须明确的是：忧国忧民的欧阳修已将“独乐乐”不若“众乐乐”这样的儒家经典吸收转化成一种“民胞物与”的终极关怀。在崇尚“孔颜之乐”的同时，心牵天下苍生，不戚戚于一己的荣辱得失，表现了博大的胸襟与超然的生活态度。

2.2 园林诗词

宋代文人园林的兴盛，为诗词提供了新鲜的素材，园林诗词的幽微含蓄又为园林赋予“文心”：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一经吟咏，都沾染了书卷气息，更耐人寻味。

欧阳修存诗约 756 首，其中近 150 首直接以园、亭、假山、花鸟等园林景物为题，如《绛守居园池》《沧浪亭》《西园》等；存词 235 首，除十首《采桑子》直接描写颍州西湖胜景外，“园（林）”字样屡屡出现在词作中。如“落叶西园风袅袅”“南园粉蝶能无数”“清淡园林春过后”等。其他部分词句，如“庭院深深深几许”“小庭春老。碧砌

红萱草”“画堂人静,翡翠帘前月”等,虽未明点“园林”,却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美丽的园居画面,充满园林情调。在他的笔下,建筑或花木不再是唐人诗句中泛泛而谈的对象,而是有所归属的园林构成要素。

欧阳修园林诗词数量多、影响力大,其诗词的传播过程,也是园林美普及的过程,扩大了园林审美的受众,为园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3 《洛阳牡丹记》

欧阳修作于明道三年(1034年)的《洛阳牡丹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专著,在花卉史、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理性考量的加持,唐人眼中色艳香浓的富贵花,在欧阳修这里成为哲学思辨的意象。

《洛阳牡丹记》还保存了部分珍贵的园林史料。唐宋多名园,仅洛阳一地就不下千所,由于文献散佚,除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记十九座名园外,其他诸园多已不可考。因此,《洛阳牡丹记》中关于洛阳名园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如记北宋初年宰相魏仁溥的宅园,“池馆甚大”,人有欲睹魏紫者,需“登舟渡池至花所”^{[6, 35册]170},园之大,可见一斑。此园后废为普明寺耕地。普明寺又称大字寺,后园本为白居易履道里园池的一部分,俗称“大字寺园”。除魏仁溥宅园,《洛阳牡丹记》还记载了以牡丹名种鞞红和献来红而闻名的宋初宰相张齐贤宅园、唐相李藩别墅、张家园、郭令宅园等。

3 “不拘于形,不役于物”的园林观及其影响

3.1 园林观

3.1.1 形成基础

欧阳修生性旷达,不拘小节,不贪图物质享受,重视精神领域的升华,屡被贬官,仍能苦中作乐,自我排解,“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与其间”(《集古录目序》)^{[2]297},“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懼”(《记

旧本韩文后》)^{[2]309}。探究其根源,除了受母亲安贫乐道的影响外,还和欧阳修自小研习韩愈文章而早早立下经世致用的志向有关。

早在初入仕途时写就的《伐树记》中,欧阳修就已坚定地认为“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即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动荡,主体都要平静自守,才能固守精神高地。这种思想也反映在他的园林观上。比如都是被贬后所作,欧阳修的《菱溪石记》相比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虽也有仕途不顺的失意,壮志不能酬的不甘,但行文却并不阴郁冷峭——这看似是文风的差异所致,实则还是因为心性的不同。

3.1.2 不拘于形,不役于物

欧阳修热爱园林,但对待园林这一实体的审美态度是平和淡定,一任自然的,爱物却不役于物。欧阳修平生对待园林的态度,既没有李德裕那样强烈的占有欲,也不似晚年王世贞那么绝情。在《集古录跋尾·平泉山居草木记》中,欧阳修对李德裕之于平泉山居的执念持不赞成的态度,认为“君子宜慎其所好,泊然无欲”^{[4, 第7册]536},才能做到“祸福不能动,利害不能诱”。拥有时就倍加珍惜,尽情欣赏,一旦分离,尽管不舍,也坦然接受,只把怀念写进诗词中。如当其在扬州任上时,一到暑天“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往往侵夜戴月而归。”^{[7]2}卸任之后,不能忘情,便隔空遥问:“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朝中措·平山堂》)

欧阳修热爱园林,但他并不注重物质形态的贵重与否,也不拘于物之外形,轻物质而重情趣。在欧阳修眼里,草木鸟兽与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送徐无党南归序》)^{[2]268},他所营造的园林景观,皆是顺应原有地形,因势利导,稍加改造而成,所以,洛阳留守推官署园的养鱼池“不方不圆,任其地形;不整不筑,全其自然”,主人“循漪沿岸”

时会起“江湖千里之思”,“舒忧隘而娱穷独”(《养鱼记》)^{[2]10}。

“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留题南楼二绝》),欧阳修热爱自然山水,认为名园胜概应该像清风明月一样,供更多人自由欣赏,而非被独占。在《菱溪石记》中,欧阳修通过记述此石的兴废,劝诫富贵者以及好奇之士:喜欢不一定非要占为己有,欣赏一下足矣。

3.2 影响

3.2.1 拓宽了园林审美的视域

纵观欧阳修的一生,自七八岁上与园林结缘,到六十五岁归老颍州,几乎都有园林相伴。有时虽不过一亭一舫,但总有花木点缀——在园林要素中,花木易治,山水难得,欧阳修把对园林的爱倾注到花木上。欧阳修爱花,简直是“何可一日无此君”。每到一地,但凡有赏花去处,总要去探访,居处没有,就亲自栽种。翻开欧阳修的诗集,如入百花园中,各种花木纷至沓来:名贵如西京的牡丹,禁院的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定力院的栝树(七叶木) *Heliciopsis terminalis*,刑部的海棠花 *Malus spectabilis*,上林院的樱桃 *Cerasus pseudocerasus*,扬州的芍药 *Paeonia lactiflora*、琼花(绣球荚蒾) *Viburnum macrocephalum*;普通如湖边的莲,西园的石榴,幽谷的桃 *Amygdalus persica*,普明寺的竹,堂前斋边的菊花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楠木,甚至小河边的垂柳 *Salix babylonica*、落梅 *Armeniaca mume*,溪边的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山间残杏 *Armeniaca vulgaris*,井边梧桐 *Firmiana simplex*……欧阳修是真正爱花之人,只要是花,不分贵贱,都会驻足观赏;不择地设限,但凡寓目,都堪流连。

欧阳修这种崇尚自然、开放自适的园林观,拓宽了园林审美的视域,园林的外延得以扩大,不再限于都市城郊、御苑名园,自然名胜处稍加整饬,高处建亭,低处理泉,题额正名,勒石为记,便建成惠而不费的风景区园林,醉翁亭、丰乐亭、

幽谷等都属此类。比之高官巨贾斥巨资所建之园，少了人工雕饰的堆砌，多了清水出芙蓉的天然。

风景园林的存在，降低了园林的门槛，扩大了园林审美的受众，也直接启发了后来者对“物”之态度。在欧阳修故去五年后，他的得意门生苏轼撰《宝绘堂记》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6, 44 册]870}；其后又五年，苏辙在为其兄所撰写的《武昌九曲亭记》中继续探讨人借助山水寻求自我价值的命题，进一步将君子对物的审美提炼为“适意为悦”四字，即是受欧阳修的启发，钱基博评价此文“颇得欧阳修之闲逸”^{[8]534}。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欧阳修虽然热爱园林，也很享受诗酒唱和的园中雅集，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的，对他而言，比起优游园林，江山社稷的安危、黎民百姓的疾苦更重要。所以，他会不顾师生情谊，写《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批评自己的恩师——时任枢密院首领的晏殊，指责他不能与“寒暑冷彻骨”的四十万戍边将士休戚与共，只顾自家西园饮酒赏雪。

3.2.2 进一步打开园林的大门

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衙署园林及风景园林，欧阳修并无更多私园记载。宋朝重文轻武，文官俸禄优渥，以欧阳修的为官资历，拥有一座私园，实在无可厚非。司马光有独乐园，沈括有梦溪，范成大有石湖别墅，连被削职为民的苏舜钦还能筑沧浪亭。若说欧阳修因幼孤家贫，没有根底，前半生置不起宅第^①，可以理解，那么晚年官居极品，为何仍不见置园记载？熙宁元年（1068），欧阳修曾在颍州筑第。遗憾的是，除了“六一堂”“会老堂”等名称外，并无更多宅园的相关资料留存。但是，这并不妨碍欧阳修在园林史上的地位，是他进一步打开了园林的大门。

在宋以前，除了皇家苑囿，园

林基本属于达官显贵私有。这些园林，除亲朋好友，外人很少有机会一睹园貌，否则也不会发生王献之擅闯顾园之事。宋代科举之门对寒士、庶族开放，文化主体的构成发生变化，社会相对稳定、富庶，人们的的生活方式也相应改变，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喜出游。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就曾记载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2]25}宋代私家园林也应时势所趋，择时对外开放。《邵氏闻见录》记载洛阳牡丹花盛时，都人仕女“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9]186}。

但其时，私家园林虽已对外开放，但毕竟还属私人所有，游人仍受限制。欧阳修虽无私园供人观赏，却比其他拥有园亭者留下了更多的胜迹。欧阳修游宦之处，总在衙署或名胜处栽花种树、整治园亭，除供自己消遣，还许民众自由往观。《醉翁亭记》中就描绘了这位“文章太守”与民同乐的场景：“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2]202}中国公共园林的源头由来远矣，可上溯至西周。先秦典籍多举文王灵囿以歌颂文王与民同乐之盛德。但据文献记载：民众去苑囿中是割草打柴，并非游玩。北宋汴梁金明池，春时也是游人如织，但仅“岁以二月开，令士庶纵观……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10]7}，不像欧阳修营治的数处景观，民众游玩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完全具备了公共园林的性质。

4 结语

欧阳修的园林活动和园林书写意义，精神层面甚于物质层面。以平山堂为例，经数次重修，已不复初建时模样，但历代游人仍不绝如缕。究其原因，正如沈括在《平山堂记》中所说：“后之乐慕而来

者，不在于堂榭之间，而以其为欧阳公所为也。由是‘平山’之名，盛闻天下。”^{[1]85}清汪懋麟在《重修平山堂记》中则把是否重修提至“存则寓礼教，兴文章”^{[1]87}的高度。

鉴于欧阳修的政声和人品，及其经、史、文、金石等方面的成就，这些景观在当时就备受关注。醉翁亭建成后，太常博士沈遵特意跑到滁州探访，并为之作琴曲《醉翁吟》，后又由苏轼配词，道士崔闲谱声，成为宋朝流行的音乐作品；平山堂建成后，欧阳修在堂前植柳，州人爱屋及乌尊之为“欧公柳”。千年以来，欧阳修与民同乐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他营治的景观和他的游玩故事一起成为中国园林史上的佳话。

参考文献：

- [1] 陈从周，蒋启霆. 园综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 [2] 陈必祥. 欧阳修散文选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3] 袁枚. 随园诗话 [M]. 北京：线装书局，2008.
- [4] 李之亮. 欧阳修集编年笺注 [M]. 成都：巴蜀书社，2007.
- [5] 陈祥耀. 唐宋八大家文说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 [6]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7] 叶梦得. 避暑录话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 钱基博. 钱基博著作集：中国文学史：中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9] 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0] 叶梦得. 石林燕语 [M]. 李欣，校注.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韦雨涓 / 1977 年生 / 女 / 山东人 / 博士 /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专业 / 编辑

① 据史料记载，北宋房价奇高，京畿之地更是寸土寸金。身居高官者，如果在京无私第，又无赐第的荣幸，也需赁房居住。如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照样借住官家的房子。